紅樓夢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麼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寶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赶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

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著手笑道我依舊回来了猛可裡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鵑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麼早就回来了寶玉道噯呀了不得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待動了只和妹妹坐著說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

我那裏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偺們坐着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裏紫鵑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沏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麽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裏原沒有什麽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爲博奥這那裏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雨村先生

念書也會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槩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鵑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鵑道我們這裡纔沏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找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賬丫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

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鵑在抬堦下站着寶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麽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着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沒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丫鬟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塲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麽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竪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

裏的寶玉聽得了赶忙吃了晚飯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很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梆子下來了自已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默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麼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寶玉道我心裡煩躁的很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

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着你睡罷便和寶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裡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實

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而問道怎麽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裡抬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什麽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麽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

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發達這樣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積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發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

別說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寶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並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所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為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寔你的毛病我都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回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

係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綉個檳榔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工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兎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爲人却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着賈母

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著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裡能彀不過略硬朗些你在家裡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著紫鵑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来著紫鵑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

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爲他怎麽過
把手伸著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
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彀受了尤二姑娘怎麽死了襲人道
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
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裏說人今聽此話有
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
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裏先怯了那裏倒敢去
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裏問道這裏是林姑娘的
屋子麽那位姐姐在這裏呢雪雁出來一看糢糢糊糊認得是
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作什麽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

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麽只是覷着眼瞧黛玉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麽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支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麽襲人笑道媽媽怎麽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著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

原來眞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枝叫給寶二爺送去說着顫顫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麼人擎受的起寶玉只粧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著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待吃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

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時別處定了婚姻怎能彀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倘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像轆轤一般嘆了一回氣吊了几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作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

痾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著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粧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著你撂在這裡不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絃所以着人到這裡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的樣子心上急著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

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道他還不信呢偺們走罷黛玉
含著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
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
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
去抱著賈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况
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愿跟著老太太一塊兒
的但見老太太呆著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
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絃也好倒多一副粧奩黛玉哭
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决不使這裏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
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

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裡情願自已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著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麽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撞在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已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麽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

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偺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著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著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著就拿著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

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著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着眼睛往上一番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鵑叫道姑娘姑娘怎麼魘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番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氷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寶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裡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麼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

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襖脫了叫紫鵑蓋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却是紫鵑已在那裡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扎掙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裡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兒的聲兒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着屜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鵑都咳嗽醒了紫鵑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窗戶紙發清了也待

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神別儘著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著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著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著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鵑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鵑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裡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血星唬了紫鵑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什麼紫鵑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裡一滑幾乎撂了

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裏的痰有了什麼紫鵑道沒有什麼
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
玉因爲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
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
九分便叫紫鵑進來罷外頭看凉着紫鵑答應了一聲這一聲
更比頭裏悽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凉了半截看紫
鵑推門進來時尙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
麼哭紫鵑勉强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裏有些不舒服姑
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
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鵑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

我說還得自己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
依舊有柴燒况這裡自老太太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
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
紫鵑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搥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
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雪雁臉都唬黃了兩個旁邊守
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鵑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
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
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
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
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唬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

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
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
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鵑叫道誰
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
玉蓋着被躺在床上兒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
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
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
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
子略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
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裡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

避去二人各道沒有學塾又向寶二爺道兩天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考查功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論評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同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狠

麼著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麼是已經說到這裡都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瞞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著咱們都過去看看倘若有的利害咱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叫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此臉上却礙不過去只得勉強令紫鵑扶起口中讓坐探

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很紫鵑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不看則已看了嚇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拘什麼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

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囑咐紫鵑好生
細伏侍姑娘紫鵑答應着探春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
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牕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已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鵑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轉來

罷探春也叫了一囘半晌黛玉囘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窓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赶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麼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没了王法了這裡是你駡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囘去那裡敢在這裡駡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

見說着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麽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麽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著探春的手道妹妹呌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麽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

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赶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彀了探
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灾兒的那裡就想到這
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
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
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
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纔
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鵑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
雪雁照料自巳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
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
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得風聲虫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脚步

響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紫鵑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纔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摟着黛玉肩膀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鵑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問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裡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怔了

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著只見紫鵑從裡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著了嗎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著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紫鵑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著只聽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嗽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

兒接痰盒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裡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

紫鵑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囘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畧覺不受用也没什麼大病寶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别像剛纔那樣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裡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灾的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

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裡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說不過氣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疏散疏散就好了這裡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鵑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裡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鵑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胗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鵑便向帳

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摟起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胗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胗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鵑也出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太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鵑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太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

筆先寫道

六脈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脈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氣涌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麽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胆之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通

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著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

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裡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著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媽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彎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這

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笑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偺們府裡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還願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

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罩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時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

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麼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舖兒以及各衚衕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握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鵑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

個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著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裡有什麽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裡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裡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裡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

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于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聽的尙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

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貼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呢眾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

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丫鬟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已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爺們俱着令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快

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内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
行跟着合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
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
便捱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内監
引路賈母等各有丫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壁輝
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
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
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
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
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鳳

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尙可支持元妃道幾年來難爲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

到一座宮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因問着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

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
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
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著
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還是我的丫頭問你一句話你
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為什麼不把我勒死
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礙
著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
著金桂道奶奶這些閒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
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
經的奶奶又粧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

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寃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已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裡還了得說着自己扶了丫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這裡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

人家兒嗎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金桂屋裡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箒顛倒豎也沒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賬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裡沒見過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蟾兩字也沒有什麼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爲偺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壻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

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裏挑撿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裏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撿你又是誰欺負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裏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的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

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了眼了薛姨媽聽那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illegible]他句句勸你你却句句慪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勸你我倒也是希懸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咱們既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丫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丫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illegible]

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illegible]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illegible]没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illegible]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illegible]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左脇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illegible]唬得寳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三冊終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畧覺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過幾天走的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橫豎

我和秋菱照看著靠他也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口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著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著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裡却甚惦記著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賈政陪笑道只是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

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裡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已學好纔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悮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裡卻有些不

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裡用我去饒[illegible]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illegible]悞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寬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横竪比環兒略好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麽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慪笑了衆人也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

紀又居着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裡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畧畧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畧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着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着回明了賈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

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塲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

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
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
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
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
什麼題目寶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
而不慍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寶玉道都是
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
裡呢寶玉道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
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
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窗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回兒

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

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爲自信於十五特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藝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說樂矣方覷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慍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寶玉答應着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慍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說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藝

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裡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爲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爲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

同了前人只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腸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厮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厮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厮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乍着胆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

道的賈政道旣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拿捏着漫漫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屛便一溜煙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赶着叫看跌倒了老爺來了寶玉那裡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丫鬟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裡呢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早晚纔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的話述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衆人道寶姐姐在那裡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

見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裡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媽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着鳳丫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丫頭安了盃箸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丫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

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裡是為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為是寶丫頭起的他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從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道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慪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

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獃獃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

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跟
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
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體
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
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
自去了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
琛卒邊說了幾何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
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
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
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

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别叫丫頭們大驚小怪的屋裡的猫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着孩子貴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丫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結寔了要賭靈性兒也合寶丫頭不差什麽要賭寬厚待人裡頭却不濟他寶姐姐有躭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打那麽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

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illegible]　告辭回
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　了一番心
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illegible]　的話來便
有新進到來最善大碁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
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
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
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
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
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陪笑道
也是晚生的相與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

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
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衆纔肯作親晩生來
了兩個月瞧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
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晩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
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
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晩生却也知道況合大老爺
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
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原和
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
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

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麽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風的來頭祇還沒搐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麽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

識得幾個字見不得大陣仗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囘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作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前日看巧姐兒怎麼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很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裡耽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

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著出來各自去了一時擺
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
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搐風的來頭賈母
道這麼著還不請人趕著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
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著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
著臉皮趣青眉稍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
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
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
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
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

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麽不走了邢夫人因又
說論起那張家行事也難合偺們作親太齏兒沒的玷辱了寶
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
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麽賈母接著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
姐笑道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
著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
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麽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
你姑媽在這裡你爲什麽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
頭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瞧老
祖宗怎麽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

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著又叫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妞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裏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要是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眾姊妹都來瞧來了坐了一回也都

跟著賈母等去了這裡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著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攙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麽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看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裡聽的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麽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

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妞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銱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銱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妞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丫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那丫頭摸不着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為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銱子說了一遍丫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

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黄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丫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丫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着被丫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你為什麼弄撒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裡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裡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終